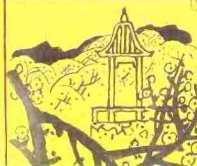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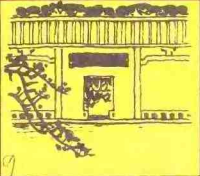


19.01

白雲文史

广州市白云区政协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5



44.13.64

白雲文史

第五輯

广州市白云区政协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9·10

目 录

江高在抗战中的重要一役	何沛侃 蔡法声 (1)
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坟园	罗冠群 (10)
松岗剿匪	覃益敬 (15)
鸦湖乡报刊及其组织	曹树苍 (19)
鸦湖华侨幸福会沿革	叶仲雅 (22)
陈秀莲与吉隆坡陈氏书院	王坚辉 周棋航 (34)
凌礼康热爱家乡记事	陈业勋 (36)
十年来侨胞捐资办学事迹概述	王坚辉 (38)
萝峰中心小学简史	钟剑华 黄志强 (43)
清代总兵江化龙	周沛聪 (50)
记几位穗郊历史人物	老家棠 高华忠 (52)
古石门钩沉	张衍森 (66)
东郊名园——东皋别业的兴废	张衍森 (71)
历代羊城八景在白云	老家棠 陈魏忠 (75)
编后记	(86)

江高在抗战中的重要一役

——西线地利害之战

何沛侃 蔡法声

(一) 战 况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旬，日寇侵占广州，旋即推进至北面的流溪河南岸沿线。番禺北部民众以上绅伍观淇为首出于民族义愤，纷纷组织起来，誓死抵抗。他们以流溪河北岸的江村、高塘作为指挥中心，向沿岸东西线展开，东至人和、高增，西至南岗流溪河口，隔河对峙了九天，每天都有小接火，但双方死伤不多。到第十天，日军动用三千兵力从东西两翼以钳形攻势发起总攻，并以江高北面的新街火车站为合围目的地，企图一举聚歼我英勇抗战的禺北武装群众。

伍观淇原是清末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毕业，曾任清军统带以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李济深任广东省长因公外出时，他以省府委员身份担任过代理省长。李被蒋介石软禁后，因伍是李的亲信，在以后陈济棠，李汉魂主粤政时，伍除任过短时间的赈济工作官员外，只能在乡赋闲。伍执政时，曾在禺北办过“禺北民团干部养成所”，又在广州大沙头办过“广东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其中也有禺北

人参加受训。抗战前夕，禺北的大部分区长、乡长、民团警卫队长大都是伍的学生，伍成为禺北甚至花县部分地区的头面人物。

江高抗战时，原则上是各守自己附近的乡土：从东线起，叶潮、骆邦（在战斗中牺牲）带领附近武装群众守卫鸭湖、高增一线，杨遂良、杨湛泉、苏德负责蚌湖附近一线，江冠西、江世矩、刘凤洲、杨绍才、何万洋负责江高附近一线，龙君烈负责江夏、南岗一线。鸭岗在流溪河南岸，西面就是流溪河、赤白泥河（巴江）、官窑河（北江支流）三条小河汇合后经石门流入广州市的珠江（见所附的示意图）。按图所示，显而易见，鸭岗本不属江高抗战的战线范围，况且它东南方与广州市区陆地相连，西北有珠江、流溪河阻隔，势难与强寇背水一战。敌寇来犯，只能先期渡过珠江，扼守地利密。

鸭岗有伍观洪的三个学生：何云梦出身于民团干部养成所和省地方武训所，何尚德曾受训于武训所，邓国魂毕业于民团养成所。当时云梦任石井乡乡长，尚德任民众抗日自卫大队长，国魂任村民团警卫队长。此外还有当小学校长的何沛力，在乡公所工作的热血青年蔡法声，原在中山大学工学院读书，未随学校北撤连县，决心留在家乡抗敌的何沛侃，以及武装起来的群众蔡述、何湖、陈扁、吴茂余、韦安、邓程、梁耀荣、蔡朝声、蔡添、邓专、苏玉昌、蔡坚、胡范、吴才、李东、黄宾、邓妹、蔡集、赖姜、何新、何文、苏方等临时集结起来以地利密为据点的共有四十余人。临战前三天，龙归附近料甲水的杨少明（又名杨君智，也是伍的学生），因家在流溪河南岸，他带有七、八个武装群众到地利

窑来会合。这支五十多人的队伍，共有轻机二挺，长短枪五十支，手榴弹约一百颗。还要特别一提的是，这支小队伍中还有两位只有十多岁的女战士，一个是杨少明的小姑 姐 杨英，一个是杨的亲戚、小坪的黄韻。

鹅岗村有居民三千多人，国民党军队丧失斗志，四散溃逃后，日寇长驱直入广州，绝大部分居民渡过珠江向西面的南海县境的文教、冈头村、金溪、和顺、鲁冈、官窑、三江等地逃难，村里只剩下老、残者不到百人，杨少明把他们安顿在金溪附近。

战前，何云梦、邓国魂、杨少明、何沛力、蔡法声、何沛侃六人在大盐船上开会研究：一、打不打？二、如果打，如何打？何沛侃、蔡法声坚决请求老大哥们打，他们也一致同意了。至于打法，由于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又限于地形，我们只得规定：严阵以待，寻找战机，并推定云梦、国魂二人共同负责指挥。战斗前夜，云梦、法声、沛侃三人渡江回鹅岗巡视，看看治安情况，动员可以行动的人撤走，最后决定回家过夜，发现还有两只老母鸡，杀了煮粥吃，然后睡觉。一觉醒来，只听得战马嘶鸣，人声嘈杂、近在二、三百公尺，日敌已来至村边霸竹基闸口停下。看表是下半夜四点多，三人翻身下床，急向村西珠江渡口走去。天已开始朦朦亮，渡过最后一船，与国魂、少明、尚德等碰头商量了一下，即命令全体武装人员进入阵地。

天大亮了，隔江东望，村边出现了太阳旗，旗后，日寇的队伍象条无比长大的蟒蛇蜿蜒而来，渐渐逼近江边，估算有六、七百人。向珠江下游望去，又见黑压压的驶来了无数的快艇，稍近一看，是二十七只橡皮艇，再细看，每艇约乘

坐十人，艇首架着轻机枪，由南向北疾驶而来。

我们的阵式是这样摆开的：沿珠江西岸地利窑往南至三棵竹长约二百公尺的伏击线上，主力两挺机枪及二十多条步枪布置在地利窑附近几十公尺一段战线上，三棵竹附近布置约十多杆步枪，中间地段则疏落地放置其余几杆。北面一挺轻机由杨少明带来的射手掌握，两位小女战士英勇地在旁当弹药兵及护士。南面一挺由邓国魂亲自掌握指挥射手射击。何云梦、蔡法声、何沛侃三人一起在两挺机枪之间指挥策应，杨少明、何尚德在稍后的一座满放盐包的小屋后照应。何沛力没带武器，不参加战斗。

指挥者早就已向全体参战人员关照过：见到凶恶的日寇千万要沉得住气，不可慌张乱放枪，必须等指挥员下令“打”，才好瞄准射击。这时云梦、国魂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应先集中火力解决敌人的橡皮艇，眼看敌艇陆续驶进我们伏击圈的火力网内，云梦、国魂互相交换一下眼色，齐声举枪喊“打”！两艇轻机和几十杆步枪、手枪，一齐瞄准，把仇恨的子弹集中射向敌艇。事出突然，敌人手足无措，还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已被打得落花流水，人沉艇翻，血染珠江。未被击翻的敌艇，则开足马力，拚命驶靠东岸，登陆逃奔。落水未死的敌人，也死命挣扎着往岸上爬。对岸陆上几百敌人，虽然暂时不是我们集中射杀的对象，但水、陆两处敌人同我们的枪口却是成一直线的，东岸三、四百公尺内都是坦田，地势低洼，田基低矮，无可藏身。遭此突然的猛烈打击，日敌顿时不敢还击，一窝蜂地往回奔逃，足足有十多分钟，敌人都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还击，直至敌主力退到离岸四、五百公尺的大沙墩作掩体，安好重机阵地，才猛烈地

交起火来。由于我们西岸地势高，加上连年石灰窖、砖窑的煤渣、碎砖头等不断堆积，造成很好的掩体，敌人轻易打不着我们，我们却能不慌不忙地瞄准敌人，他们象鸵鸟般把头埋在将成熟的稻丛中，却把黄澄澄的臀部高高翘起，惊惶失措地爬着逃跑。这些就是自以为了不可一世、所向无敌的“大日本皇军”。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敌军撤离了战场，回到村里去，放火烧了几间房屋，打死村民何板。据邻近村庄的目击者说，日寇向石井镇往回运的尸体及重伤者有九十余人，连沉落河里及轻伤的，估计有一百多人。我方吴茂余、陈崧二人英勇牺牲，何湖颈部受伤。距战场约三、四百公尺的基围上，一位冈头村观战的居民被敌重机枪流弹击中死亡。近午，敌人用钢炮向我阵地轰击，派来飞机在我阵地上空一带盘旋侦察、扫射，为炮兵指示目标。我们认为已达到狠狠教训、打击、阻击敌人的目的，为了避免无谓牺牲，中午时我们便全部撤离阵地，结束了这场战斗。

（二）意 义

这场激战，五十多名男女民族斗士，为了不愿做亡国奴，不甘心不战而逃，立定决心，誓死与人多势大的强寇决一死战，一雪日寇自淡水登陆以来，国民党军队未战先溃，从无人敢加以坚决反击的耻辱，此外别无他意，后来才逐渐加深认识到：

（1）由于这场战斗，打断了日寇钳形攻势中之左钳，使敌无法对我江高抗战主力队伍合围聚歼，伍观淇因此能从容地率众把粮食、弹药、战斗人员及愿意一同撤走的家属在

九潭、硤石之间渡过巴江（即赤白泥河）向三水县北部撤退，组建成广东省第二游击区司令部（后改称第七战区第四挺进纵队）。如果没有“地利害之战”，日寇水陆并进，直插九潭、硤石，指向新街火车站，恐怕就难组建成日后的“四挺”了。

（2）给予如入无人之境的强寇以严重一击的时间，发生在日寇淡水登陆后还不到二十天。我们手上虽然没有掌握到广东全面抗战的情况，但敢于坚决顽强抗击敌人，并使之伤亡如此惨重，实在令人振奋。

（3）甲午海战以后，清朝军队及其后的国民党军队，总是患上“恐日病”。台湾拱手割让了，东三省未发一枪被占领了，“七七”芦沟桥事变不久，华北沦陷，再不久，连国民党的首府南京都丢了。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南下广东，在淡水登陆，国民党守军毫希德一个军几万人不敢抵抗，官兵各自四散溃逃，国民党军队真可谓闻风丧胆，日寇未发一枪便占领了华南首府广州。直至推进到流溪河南岸，才遭到此役的沉重打击。禺北人民敢于抗敌，这种气概、风度、节操，的确难能可贵，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同时也戳穿了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所有患“恐日病”者一服对症下药的清凉剂、兴奋剂，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4）这次战役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胜利，思想发动起了主导作用，我们几十个人集合在一起，同仇敌忾，置生死于度外，誓与强寇一拚。当时敌兵近千，水、陆并进，我们在人数上少得可怜，在战斗力上更弱得无可比拟。倘若我们稍有犹豫，强敌就会在眨眼之间，在我们眼皮底下过

去，形成一只铁钳，一旦与东面来的铁钳会合，后果就不堪设想。由于我们事前宣传发动工作做得好，能互相鼓舞，临危不惧，组织严密，大众一条心：“打”！兵法云：“两军相遇，勇者胜。”此役虽然敌我强弱悬殊，亦无例外。

(5) 作战指挥艺术，也是战斗能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好的指挥员，必须沉得住气，头脑清醒冷静，选择最好时机下令射击。是役指挥员决定：一、先集中火力打击敌橡皮艇。二、异常沉着地等待敌艇完全进入我最强火力网内才下令猛烈射击，使本来非常强大的敌人，措手不及，在慌乱之中，无法组织反击，遂一败涂地。根据地形，我军的小小阵地东临珠江，北临北江小支流出口与珠江汇合处。如果当时指挥者一时沉不住气，头脑不够冷静，稍微提前两、三分钟下令射击，敌艇队没有一下子受到致命打击，只要有部分敌艇行到我们阵地以南登陆向我包抄，我们不仅不能取得胜利，相反，我们变成东、北两面背水，实在无路可退，极有可能变成全军覆没。

(6) 中国普通老百姓对世界公认最能战斗的日本“皇军”。

参战人数：中国 1 比日本 17 (约数)；

伤亡人数：中国 1 比日本 40 (约数)；

结果：中国老百姓取得辉煌胜利，日本侵略者遭到可耻的惨败。这就是江高战役中最精彩最成功最有意思的“地利窑之战”。

(三) 尾 声

战役结束之后，队伍撤至金溪，受伤的何溯，由鸭岗商

人邓佐周捐赠一百元交给何尚德作为治疗伤者的医药生活费用。何尚德延至用去数元为伤者敷药一次之后，即抛弃伤者他去。那时杨少明已率领几名战斗员及家属北上追踪江高抗战主力队伍。何云梦、邓国魂、何沛侃、何沛力、蔡法声等亦西上追寻事前安顿在三江的家属。何尚德抛弃伤员的事，他们几个都不知道，以至何湖得不到医治，伤口严重感染，不治身亡，令人痛心。何尚德经此一役后，留在沦陷区一段时间，后上“四挺”司令部当服务员。杨少明在“四挺”司令部当了参谋，但后来在一次战役中临阵脱逃，被撤职。何云梦、何沛力、蔡法声、何沛侃四人在一九三九年一月才带领家属老小辗转抵达三水北区石塘，本来委派云梦任第二支队队副（叶湘任支队长），但他没赴任，在家闲住两年后，回到沦陷区经商。何沛力接任石井乡（张古潭乡）为流亡乡长。蔡法声派到杨湛泉中队当特务长（连队的后勤工作）。何沛侃派到救济组、政训室等处工作。一九四〇年冬，在中共西江特委“四挺”特别支部（处在地下活动）高永雄、陈岸飞、陈更、陈炎波等同志的领导、帮助、支持下与何锡华、朱广仁等在广州东北郊的番禺、增城、从化边境山区建立了对日寇作战的敌后游击根据地，狠狠打击敌人，直至抗战胜利（详见《广东党史资料》第十四辑第65—68页）。邓国魂在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间才到“四挺”司令部，被任命为司令部别动中队队长。后来蔡法声也转调至该中队工作，直至抗战胜利。

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坟园

罗冠群

碧血丹心

一座雄伟壮观的石牌坊，巍然矗立在广州先烈东路。
“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坟园”十二个红色大字，横贯石牌坊上方，牌坊背面刻着“碧血丹心”四字，光辉耀目。考查历史，这座牌坊兴建于民国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一九四七年重修，重修委员会主任委员蒋光鼐、副主任蔡廷锴、委员蒋严、叶少泉、苏鸣一。从牌坊正门步行不远，就是十九路军抗日先烈坟园，面积宽广，松林郁翠，为大地添色，与日月增辉。我们面对先烈坟园，就很自然回忆到三十年代十九路军全体将士浴血抗日的英雄事迹了。

淞沪抗战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我东北，得寸进尺，于翌年一月间，又在上海制造事端，提出无理要求。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不得不在淞沪加强戒备，严阵以待。一月十六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发觉日军有扰沪企图，不时向我武装警察挑衅。十九日，警备司令戴戟与上海驻军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开会，由蒋光鼐主

持，决定万一有事发生，第一线兵力配备若干，区寿年师最低限度坚守五天，各防区赶紧构筑工事，后方各驻地亦须预选抵抗线，六十、六十一两师增援时，须于战斗开始五日内到达上海附近。二十一日，日本驻沪领事向上海市府提出要我军撤退三十公里。二十四日，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来沪与蔡廷锴面谈，以国力未充为由，要蔡廷锴于最短时期内撤到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蔡表示反对，谓驻地是我国领土，又不接近日寇地区，要撤退，殊无道理。次日，蔡约该军师长区寿年等部属传达上级指示，区等均甚愤慨，表示如要撤退，立即辞职，不愿再当军人，免受耻辱。蔡见将领态度如此坚决，抗击日寇侵略的决心更大了。一月二十七日夜九时，日军吹号集合，虹口花园一带商店居民纷纷逃避。蔡廷锴即以电话询问闸北驻军团长张君嵩，张谓据报日寇今晚向我防区进攻，请示如何处置？蔡指示张应迎头痛击。十一时十分，接电话谓日军已向闸北开火，现在枪炮正密，蔡即着该团坚决抗击。“一·二八”淞沪抗日的大战序幕便掀开了。

总指挥蒋光鼐来到蔡处，同往龙华警备司令部与戴司令面商抗敌大计。决定一面报告上级并指令十九路军全部调集上海附近，一面通电国内外同胞，宣布事情真相和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二十八日，设军部于真茹车站附近范庄，令七十八师区寿年部展开应战。上午八时，张君嵩电话会报昨夜战斗，该团伤亡三分之一，蔡指示张必须坚守三天始可换防。正午，蔡亲往闸北等处巡视，向官兵训话，鼓励士气，激战至三十日夜，来犯闸北之敌，被我守军击溃。据报敌方增兵千余人，战舰三十余艘，有进攻吴淞炮台之意图。蔡乃

令区师旅长彭昭垣率兵一团迅速赴吴淞支援当地守军。二十一日，敌舰及飞机十余架向我吴淞炮台总攻击，橡皮艇二十余只载兵向我狮子林、吴淞等处登陆，又被我守军击退。同时闸北八字桥方面，战斗亦很剧烈，但各方电话纷纷告捷，俘获敌陆战队员数十名和武器一大批。我六十师、六十一师先后到达真茹、南翔附近候命。敌酋野村被我击败后，日政府派盐泽少将为指挥官，率久留米师团一个混成旅约七、八千人来援。我方乃将兵力重新部署，以沈师接区师防务，以六十一师、七十八师控制于大场、南翔等处。二月一日，蒋光鼐总指挥率参谋人员往南翔设总指挥部，军部仍设在真茹。估计敌人增兵后必有剧战，乃先采取主动，先以强有力之一部进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闸北等处的部队同时出击。由于敌人阵地工事坚固，我无炮兵，攻击感到困难，但敌人也不能向我反攻，双方一时形成对峙局面。七日天仅微明，敌以陆海空军向我吴淞、狮子林、宝山等处猛烈攻击，露天炮台为敌机炸毁，吴淞要塞司令邓振铨弃职潜逃，遂以七十八师副师长谭启秀暂行兼理，将炮台守备竭力整顿。激战至午，敌久留米师团一个混成旅及其偷渡蕴藻浜的一部，均被我击溃。至十四日，我第五军张治中部八十七、八十八师已到安亭，一部抵南翔加入战斗，划归蒋光鼐指挥，实行分区作战。十九路军及税警团由军长蔡廷锴指挥，负责左翼由庙行镇起至龙华、浦东之线，右翼从庙行沿蕴藻浜北岸至吴淞炮台之线由第五军军长张治中负责，务于十七日拂晓前布防完毕。十五日又接市府电话，谓日政府因敌将野村、盐泽屡战屡败，已另派植田谦吉中将为统帅，率两师团来援。再据汇山码头探报，敌运输舰两艘运兵三千余人已在该处登陆。

蔡即往南翔与蒋总指挥及张军长面商，决定请南京当局增兵为我军后援。植田谦吉先以飞机大炮大肆轰炸我军防线，击毁我工事，然后以步兵向我全线进攻。我军则采取敌机大炮轰炸时先行散开，俟其轰炸停止立即返回原阵地参加战斗，给予敌人重大打击。经过几场激烈战斗，敌均被我击退，受创甚深，我军牺牲亦大。日政府为扩大事端，战争日益升级，二十三日，新派白川大将率两师团增援。三月一日，敌在浏河登陆，我军受到严重威胁，蒋、蔡、张三人会商后即向上级请示。接军事当局电令，因我援军不能赶及，着相机向第二防线撤退。于是第五军转移到太仓与常熟一带，十九路军撤退到唯亭与苏州一带。此时南京政府采取屈辱求和的政策，谋求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五月间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十九路军与日寇血战三十三天，使敌人三次增兵，三易其帅，终不得逞，大长我国人民志气，大灭敌人威风。蔡廷锴将军以指挥此次战斗，深得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赞扬，被誉为“抗日将军”、“民族英雄”。

丰 碑 屹 立

“一·二八”淞沪抗战，距今五十多年了，虽沧桑多变，而丰碑屹立，庄严肃穆，令人起敬。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读了纪念碑上的碑文，了解当年可歌可泣的事迹，激发人们热爱祖国，振奋民族精神，实有深远的意义。碑文全文如下：

“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公墓纪念碑

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人既占我东北，翌年一月二十八日，复挟其陆海空军之力，进犯淞

沪。我十九路军以三万之众，奋起抗战，相持三十有三日，敌三易其帅，六溢其军，终不得逞。是役也，我军伤者七千余人，死者一千九百五十一人。前总指挥蒋懋然，今总指挥蔡贤初既建残废院以抚辑伤者，复择地黄花岗之阳，构筑公墓，以葬死者，并立碑纪念本军将士之历年死事者，余维外侮凭陵，操政柄缩虎符者与不抵抗主义者相终始，东北沦亡，淞沪告警，朝野束手，静待宰割。惟十九路军捍国卫民，屹然为天下先，使斯世知中国之非无人，诸将士求仁得仁，亦既尽其职责，然后与历年转战南北为革命之牺牲者相随地下，其目可以瞑矣，然一二八之役，功败垂成，政府求和苟安，未期年而寇氛益甚，榆关热河相继陷失，守土者数倍十九路军之兵力，乃不战而溃，诸将士死而有知，其目殆不能瞑也。呼呼！睢阳之守，常山之节，百世兴起，而况当时有唐社稷之不亡，识者以为惟赖吾中华民族精神不死。有继淞沪之战而起者，吾知外侮必戢，失地必复，必有以竟诸将士未竟之志，而收其全功，则死者之目，其可以瞑乎！”